

第一章 皇上的血光之災

亥時三刻，月明星稀，夜色幽靜。

宣室殿外廊簷下，內侍提著紅錦宮燈匆匆走過，緋色的光暈柔柔落在地上，照亮了地磚浮雕繁複的紋飾。

偏殿的門打開，裡面出來的人深深一揖，陪著笑臉道：「何事勞煩高公公親自來了？」

那被稱作大內官的是宣室殿執禮兼中常侍，皇帝蕭逸近前的總管太監高顯仁，他年逾不惑，見慣了大場面，很是端穩，站得筆挺，攬著袖氅，慢聲細氣道：「備輦，陛下擺駕長秋殿。」

值夜的內侍一驚，愣了好半天才結結巴巴道：「這個時辰？這……不合規矩吧。」長秋殿是貴妃楚璿的寢殿，楚璿入宮三年，一直是御前專寵，不消細想就知道，陛下這個時辰到楚貴妃的寢殿，十有八九是要在那裡過夜的。

可陛下要臨幸妃嬪，在深宮內帷是有固定章程的。

至少得在酉時，內直司就得派人去御前詢問侍寢的妃嬪，而後送信到後宮，受幸妃嬪的殿前要燃一只芙蓉罩紅錦犀角燈。

御前掌衣把陛下第二日上朝要穿戴的冕冠朝服送過去，而妃嬪則要提前沐浴更衣、熏香敷粉，殿裡宮人都得齊齊守在殿外，準備著恭迎聖駕。

這深更半夜的什麼都沒準備，陛下冷不防地要去長秋殿，照這個時辰，楚貴妃該睡了吧……

高顯仁涼涼地瞥了一眼值夜內侍，「規矩？你現在去跟陛下講規矩去吧。」

內侍一聽這話，不由得一哆嗦，忙擦汗道：「是，奴才這就去辦。」

他將要走，高顯仁卻把他攔住，「悄悄的，夜深了，別把旁人都驚動了。」

內侍眼珠滴溜溜轉，倏然明白了，往日裡陛下要用輦，哪裡勞煩得著大內官親自來傳話，都是執禮太監遠遠喊一嗓子，他們就得忙活起來，可如今是深夜，處處都烏漆漆、靜悄悄的，若是按照規矩辦，只怕大半個宮闈都得被驚動了。

陛下想靜，不想驚動太多人。

內侍會意，點了點頭，腿腳靈敏地退了下去準備。

如今是九月末，暑氣早已褪得差不多了，深夜裡偶有風來，還帶著絲絲入骨的涼意。

楚璿睡覺時喜歡把寢殿的軒窗留一點點縫隙，殿裡四季熏香不斷，宮女進進出出伺候得殷勤，可時間久了她就覺得悶。

從前在閨中時她就好吹冷風，父母不在跟前，也無人管她。

後來進了宮，蕭逸對她這個習慣很不以為然，嚴令禁止她睡覺時吹冷風，凡是他駕臨長秋殿，宮女們瞧著他的臉色都得將窗關得嚴嚴實實。

楚璿要是敢說一句悶，蕭逸那裡自有一大車道理在等著她，如和尚念經一般，絮絮叨叨，直把她說得偃旗息鼓，恭敬順之。

可自從那日他們在宣室殿吵了一架，不歡而散後，蕭逸已經許久沒來了，楚璿終

於可以嘗嘗無人管束、在自己寢殿裡稱王稱霸的滋味。

就寢前，她命人把軒窗大開，又撤了白日裡用來醒腦的蘇合香，讓人把香鼎搬出去，採了些新鮮花枝放在殿裡，伴著冷風清香，擁著被衾，抱著剛得的白色絨毛兔，美滋滋地睡了。

睡得正愜沉，隱約覺得有人在推自己，她迷迷糊糊翻了個身，蒙著被子繼續睡。

「娘娘，醒醒……」冉冉半跪在床榻邊，心焦難耐，聽著幔帳外的腳步聲，她橫下心，使勁地把楚璿從榻上拖了起來。

「陛下駕到，娘娘快起來接駕！」

楚璿半夢半醒，聽得話音，遲鈍地反應了許久，倏然打了一個激靈，猛地睜開了眼。

正巧這時，床榻前的碧綾帳被掀了起來，外面的燭光一晃而入，因冉冉擋在她面前，楚璿只看清那繡著雙龍紋的絳紗袍角，如一陣風似的刮到了窗前，彷彿帶著怒氣，「砰」的一聲，把大開的軒窗拉了下來，將銅門狠狠關上。

蕭逸站在窗前，冷冷地看向楚璿，冷聲道：「起來。」

楚璿眨了眨眼，在一片冷滯靜謐裡歪頭看向冉冉，冉冉怯怯地低下頭，給她拿鞋。她抱著兔子慢慢地挪下床，穿好鞋，悄悄地抬頭偷覷蕭逸的臉色。

懷中的兔子也在這樣的動亂中幽幽醒轉，迷迷糊糊地扭了扭臃腫的大胖身子，三瓣唇吧唧了幾下，像是在表達自己被吵醒的不滿。

蕭逸把視線移到那兔子身上，狠瞪了牠幾眼，眼神堪稱凶惡，楚璿不由得把兔子摟得更緊。

宮女們魚貫而入，訓練有素且安靜地把幔帳懸起，捧進盛著熱水的銅盆、漱口清茶、蕭逸的寢衣……

蕭逸朝她們擺了擺手，示意都退下，

冉冉擔憂地看了看楚璿，也跟著她們一起退了出去。

偌大的寢殿只剩下他們兩個人。

蕭逸習慣性地要去窗前坐下，卻發現那把常年擺在那裡的螺鈿椅不見了，便乾脆站著，上下打量了楚璿一番，悶聲道：「小日子過得不錯啊，是不是連朕長什麼樣都快忘了？」

楚璿的日子是過得不錯。

她自幼長在梁王府，聽慣了宮闈傾軋內鬥的殘酷，知道紅牆之內一切榮辱皆繫於皇恩，故而那日沒忍住，跟蕭逸拌了幾句嘴後她還挺後悔的，一邊惱恨自己的衝動，一邊跟冉冉商量著該如何去把生了氣的皇帝陛下哄回來，一邊又擔心宮裡人拜高踩低，知道她徘徊在失寵邊緣了，會在物資供給上苛待她、給她氣受。

如此忐忑了好幾日，卻發現一切如常，呈給她的胭脂首飾仍是質地細膩、成色上乘的，供進來的當季瓜果仍是最新鮮甘甜的，什麼都沒有改變，她還是被優待的貴妃。

舒服日子過得久了，對於復寵這件事她便沒那麼迫切了。

可楚璿肯定不能把自己的心裡話說出來，她瞧著蕭逸沉冷的臉色，低下頭，醞釀

了一番，再抬起頭時眸中已瑩瑩含淚，一副楚楚可憐的韻致。

她微微哽咽道：「日子怎麼會過得好？自那日宣室殿一別，臣妾心中後悔不已，更是對陛下日夜思念，幾次想要去向陛下一訴衷腸，又恐陛下怒氣未消，故而終日鬱鬱寡歡，寂寂於殿內，連門都不想出了。」

一番傾訴飽含摯情，感天動地，蕭逸卻一個字都不信。

鬱鬱寡歡？這丫頭莫不是當他瞎，剛才進來時她抱著隻胖兔子睡得跟死豬一樣，那副沒心沒肺的樣子，打雷都叫不醒，也不知夢到了什麼，嘴角還噙著笑。

還是他拿出了畢生涵養，這才忍著沒有把她從床上掀下來，而是讓她自己起來。現在竟跟他說對他日夜思念，他要是信了，那準是腦子裡有汪洋，還是無邊無際那種。

楚璿懷裡抱著兔子，看著蕭逸那陰晴不定的臉色，心裡又開始打鼓——他到底是怎麼了？今晚又跟她玩什麼套路？

她本來跟冉冉商量好了，這幾日她少吃一些、瘦一點，然後化個蒼白虛弱的妝容去宣室殿堵門，見了蕭逸先哭，然後再半是幽怨半是淒涼地質問他：是不是連璿兒長什麼樣陛下都忘了？

蕭逸若是心軟了來安慰她，她就只管抽抽噎噎、含淚不語，用深情款款的眼神默默地注視著他。

冉冉說了，男人就吃這一套，可……今夜的場景怎麼就像是他們兩個角色倒置了？

蕭逸像個怨婦似的衝進來質問她，她就跟個登徒子，一通花言巧語，關鍵是，對方那表情明顯不信，眼底越來越冷，視線如尖刀，直勾勾地刺向她。

楚璿默了默，心道豁出去了。她把昏昏欲睡的小兔子放床上，快步上前，傾身摟住蕭逸，用溫柔似水、膩死人的聲調道：「陛下肯來了，可是不生臣妾的氣了？」

蕭逸站得筆直，既沒有抬手反摟住她，也沒有把她推開，靜得像是尊雕像，只能感覺到他的胸膛起伏著，不知在想些什麼。

正當楚璿心裡七上八下，猶豫著要不要繼續放大招時，蕭逸開口了——

「好，看在妳日夜思念朕的分上……」

蕭逸深吸了口氣，面容上帶著些許要妥協的無奈和鬱悶，只是拳頭緊緊攥起，微微顫抖，像是在壓抑、隱忍著什麼。

忍了半天，他終於忍不住，把楚璿推開，在殿中繞了一圈，冷聲道：「朕常坐的螺鈿椅不見就算了，朕批奏摺用的紫檀木楠心几案呢？還有朕最喜歡的屏風……朕喜歡的是衡陽制孤雁南飛屏，妳這擺的是什麼東西？」

蕭逸指了指那個辣眼睛、紅豔豔的牡丹花蕊石屏風，胸前起伏更甚，氣得指尖都在顫抖，「楚璿，妳今天要是不給朕一個合理解釋，朕讓人把妳這殿裡的東西全都搬走！」

「別！」楚璿一陣驚惶，顧不上編瞎話，一手指向榻上趴著的胖兔子，「都是因為牠，這笨兔子一天天往椅子腿上、几案腿上撞，臣妾怕牠把頭撞壞了，才讓人都撤下去的。還有屏風，這兔子不喜歡屏風上的大雁，擺那個屏風牠不肯吃飯。」

這一席話，成功將禍水東引。

蕭逸陰惻惻地看向榻上那隻擱著屁股呼呼大睡的兔子，神色冷厲，彷彿那不是可愛的兔兔，而是皇帝陛下的情敵……

所以，這隻胖兔子不光睡在自己的女人懷裡，還逼著自己的女人換了他的東西？

蕭逸咬牙道：「這是不是蕭雁遲送進宮裡的那隻？」

蕭雁遲，官任折衝都尉，是梁王蕭道宣的孫子，也是楚璿青梅竹馬的表哥。

楚璿抿了抿唇，在蕭逸陰鷙的視線裡，顫顫地、輕輕地點了點頭。

蕭逸靜默片刻，道：「璿兒，妳現在有兩個選擇。」

楚璿豎耳仔細聽著。

他指向榻上的兔子，「要不牠走，要不朕走。」

楚璿忙道：「牠走，當然是牠走。」說罷，喊了冉冉進來，把兔子抱了出去。

兔子走了，蕭逸的臉色有些許緩和，他彎身坐在榻上，絳紗層層堆疊於腳邊，上面縷著的金線在昏黃的燭光下泛著粼粼光芒。

楚璿站在一邊，思忖著蕭逸今夜有些反常，舉止言語全然不似平常，也不知是怎麼了。

她胡思亂想一陣，又看了看蕭逸的臉色，覺得應該哄得差不多了，便去取了宮女剛呈上來的寢衣，道：「臣妾伺候陛下更衣吧。」

蕭逸抬頭看向楚璿，她是在睡夢中被硬拖起來的，自然是穿著寢衣，雪色薄衫搭在她身上看起來有些鬆垮，越發顯得纖若細柳，腰肢不盈一握，一張小臉粉黛未施，素雪般乾淨，倒更顯出眉目秀致，婉婉如畫。

這個女人美到了極處，彷彿生來就是要顛倒眾生的，只可惜，缺了點心肝。

蕭逸聽見自己心裡輕輕歎息了一聲，他本是帶了幾分怨氣而來，尋釁了一番，楚璿雖然沒有心肝，但也算言語溫和地哄他了，這深更半夜的，一場驚夢唱到如今，縱然心有不甘，也只能和著鼓點落幕。

他站起，平抬起了胳膊。

楚璿如蒙大赦，長長舒了口氣，忙上前去給他解腰帶環佩，依次褪外裳、中衣。深夜的寢殿裡幽謐至極，只能聽見更漏裡流沙窸窣陷落的聲音。

蕭逸今夜似乎無意於風月之事，只是合衣將楚璿摟在懷裡，輕輕道：「妳父親的事，朝堂還爭論不休，朕不能給妳過多的承諾，但可以保證，不會要他的命。」他的聲音本就清越悠揚，與楚璿說話時更添了些輕緩柔和，如玉咽弦鳴一般，說不盡的妙音悅耳。

楚璿枕在他的胳膊上，微微愣怔。

大約半個月前，他們在宣室殿不歡而散，便是因為楚璿的父親。

她的父親楚晏官拜大理寺卿，位列三司，又是輔政大臣梁王的女婿，位尊權重，本來是輕易撼動不了的，奈何時運不濟，捲進了一樁黨爭案裡，如今已被撤職緝拿，等候問罪了。

楚璿這些年看慣了權力鬥爭、黨同伐異，人命如草芥，本也沒有過多的奢求，如今能保住她父親的性命已是再好不過了。

她往蕭逸的懷裡縮了縮，道：「謝陛下。」

蕭逸攏著她的胳膊一僵，低頭看她，嗓音微啞帶了些許不快，「璿兒。」

楚璿唇角微彎，仰頭望入他那黑白分明的瞳眸，「謝謝思弈。」思弈，是蕭逸的字。

蕭逸才真正滿意了，衝她溫柔一笑，將她緊緊扣在懷裡，裹著被衾，合眸入睡。因皇帝陛下的一時興起，折騰了大半宿，等闔宮終於安靜下來，外面卻下起了雨，雨絲綿細，淅淅瀝瀝落下，間歇的下了一整夜。

剛到卯時，蕭逸就醒了，高顯仁已領著內侍宮女托著冕冠朝服等在外殿。

蕭逸見枕在他臂彎裡的楚璿還睡著，放輕了動作想將她挪回床上，誰知稍稍一動她便醒了。

她揉著惺忪睡眼，像是隻迷濛睏倦的小獸，將臉頰貼在蕭逸臉上，打著哈欠道：「思弈，你要走了嗎？」

蕭逸摟著她，滿心柔軟得像是化成水，他依依不捨，略微猶豫了一陣，但想起今日楚晏的案子要在朝堂上公議，遂無奈道：「是呀，我要走了，該上朝了。」

楚璿在他懷裡膩歪了一陣，支著胳膊坐起來，乾脆道：「那我也不睡了，我去給你備早膳。」說罷也不等蕭逸再說什麼，靈巧地躡下床、趿上鞋，一溜煙就奔了出去。

蕭逸的胳膊還停在半空，維持著要摟楚璿的弧度，卻撲了空，他望著幔帳外楚璿的背影，寵溺地低頭淺笑。

雨勢稍弱，晨光微熹，但天地間彌散著淡靄，天光白且暗淡，透過窗格茜紗滲進來，如一抹霧影落在地磚上。

宮女添了幾盞燭燈，蕭逸已穿好了深黑赤緣的廣袖纁裳，高顯仁將衣擺和襟前的金線蟠龍捋平整了，托著垂旒冕冠退到了一邊。

桌上已擺了幾碟熱氣騰騰的點心糕餅，蕭逸彎身坐好，拿著箸箸等了一會兒，還不見楚璿回來，問：「貴妃呢？」

宮女垂揖，回道：「娘娘說，還差最後一道羹湯。」

羹湯？還挺有模有樣的。蕭逸挑了挑眉，心想，難不成過了半個月沒見，楚璿真脫胎換骨，要洗手作羹湯了？他怎麼覺得這事不靠譜呢……

試探性地捏了一塊榛子糕要往嘴裡送，忽見眼前掠過一片暗影，一團肥肉重重地落在了桌上。

是昨晚那隻肥兔子！

兔爺爺大刺刺地坐在碗碟旁，熟門熟路地抬爪去扒拉碟子裡的糕點，亮出白白的大板牙，嘎吱嘎吱地啃。

蕭逸看得目瞪口呆，半天才反應過來，兔子能吃榛子糕嗎？

這個念頭剛剛落地，面前的兔子竟俯下身子，軟綿綿地趴在了桌子上，眼睛緩緩閉上，殷紅的嘴角滲出雪白的唾沫，一團臃腫的絨毛一動也不動，漸漸的，連呼

吸也沒有了。

蕭逸的手裡還拿著箸箸，臉色卻已冷冽如冰，眸光幽邃，看向玉碟裡的榛子糕。因用膳的小几設在內殿，蕭逸獨自背身而坐，即便是離他最近的高顯仁也看不見裡面發生了什麼，只見蕭逸背影挺直，一動也不動，還當那突然躡出來的兔子惹了他不快，剛想上前，楚璿恰在此時端著新煨好的羹湯進來了。

高顯仁見狀，自然不便再上前，唯有欠身退回來，卻不由得伸長了脖子向裡看，直覺皇帝陛下看上去有些古怪。

楚璿端著羹湯進了內殿，一打眼看見那肥兔子癱在桌几上，剛想趕牠下來，可她走近幾步看清了真實情狀，頓時悚然一驚。

兔子已然氣絕身亡，嘴角沾著糕餅的碎屑，白沫淌在桌面上，其中夾雜著細細的血絲。

蕭逸聽到動靜，回頭看過來。

楚璿低頭觸到他那冰冷的眼神時，心頭一慌，手勁稍鬆，便沒端住手裡的漆盤……只聽一聲慘叫，漆盤轟然砸地，青瓷碗碎成幾瓣，滾燙冒煙的羹湯灑了一地，蕭逸捂著額頭倒在一邊。

高顯仁和一眾內侍宮女飛奔了進來，楚璿踉蹌著後退，腦子裡一片空白，許久，在叫太醫的喊聲裡，懵懵地抓住了一絲念頭——那個漆盤是烏檀木鑲嵌大理石的，還包著赤金邊，分量足得很，她只端著走了一小段路就累得手腕酸痛，可她剛才、好像……脫手的時候，漆盤狠又準地砸在了蕭逸的額頭上……

今日的早朝自然要免了，群臣從前殿出來時，看見太醫院幾乎全部出動，提藥箱順著環宮的廊橋去了內殿。

袁太后得知消息，慌忙從祈康殿趕了過來。

太醫已搭好脈、看了傷處，不過是皮肉傷，蕭逸正值盛年，身強體健，根本沒有大礙。

袁太后一早聽說他是在長秋殿裡受傷的，她向來看不上楚璿那個狐狸精，奈何皇帝一直護著，找不到機會下手，鐵青著臉聽完太醫的稟報後，便讓他們都退下了。她冷眼瞥向侍立在一邊的楚璿，沒好氣道：「妳先去偏殿裡候著，哀家有話要對皇帝說。」

楚璿心裡忐忑難安，知道這一次闖了大禍，往日裡她跟蕭逸鬧些彆扭不打緊，可這次是血淋淋、明晃晃地傷了龍體，袁太后向來不待見自己，若是要在這件事上大做文章發落她，那她是不是就離冷宮不遠了……

因此她嘴上恭敬應下，斂衽行禮，卻躑躅在龍榻前。

蕭逸倚靠在玉枕上，面色溫潤如常，看不出什麼情緒，只是淡淡地掃了她一眼，彷彿不經意地道：「妳下去歇著吧，不用害怕，是朕自己不小心，腳底打滑撞在了桌角上，母后明辨是非，不會為難妳。」

此言一出，袁太后的臉色更加陰沉，嫌怨地狠狠剗了楚璿一眼，最終這凌厲的目

光落在了蕭逸臉上。

蕭逸坦然受之，依舊一副雲淡風輕的模樣。

楚璿微微愣怔，低著頭，烏黑晶瑩的眼珠滴溜溜轉，領會了蕭逸的意思，輕輕抬眼看向他，見他嘴角似有若無地挑起一個弧度，給了她一抹淡之又淡、暗含幾許安撫意味的笑。

袁太后似是有所察覺，猛地轉過身看向蕭逸。

蕭逸迅疾地凜正了神色，那抹笑意像雨後初霽的輕煙薄霧，輕飄飄的隨風而散。楚璿咬住了下唇，萬般心緒湧動，慢慢地退出了寢殿。

袁太后一直盯著楚璿的背影離開後，驀地回過頭來，頗為嚴肅地衝蕭逸說：「楚璿留不得。」

她見蕭逸沉默不語，倒收起了先前的急躁，耐著性子給他一點點地分析，「楚晏的案子朝堂上還沒有公斷，可他身為大理寺卿，公然袒護蕭鸞圈占民田已是不爭的事實，蕭鸞可是梁王最得力的兒子，手中握有宛州、洛州十萬兵權，他圈占民田是為了什麼還用說嗎？

「人家已經合起夥來，明著開始算計你了，你要是再繼續兒女情長，繼續心軟，只怕用不了多久，這皇位就不是你的了。」

蕭逸安靜聽著，劍眉微凜，肅然看向袁太后，「那依母后，該如何呢？」

袁太后道：「殺了楚晏，把楚璿逐出宮，哀家早就看出來了，當初梁王把這小狐狸精送給你沒安好心。」

蕭逸點了點頭，一臉的深覺有理。

袁太后看了大喜，「你決定了？」

蕭逸愣了愣，茫然道：「朕決定什麼了？」

袁太后急得直捶榻，「殺楚晏，逐楚璿啊。」

蕭逸依舊一臉茫然，「朕何時這樣說過？」

袁太后，「……那你剛才點什麼頭？」

蕭逸道：「朕點頭，是因為覺得母后說得有理啊。」

袁太后已在暴怒邊緣，她拚命克制著怒火，咬牙切齒道：「你既然覺得哀家說得有理，為什麼不照做？」

蕭逸淺淺一笑，俊秀的容顏如鋪了層晶亮神采，帶著幾分戲謔，又有幾分寧肅，「母后，殺一個楚晏有什麼用？他只是梁王的女婿，是給人當靶子、當盾的，殺了他撼動不了梁王分毫。

「還有璿兒，沒有她，梁王還會送別的女人進宮，就算朕咬住了牙不要，可朕總得娶妻生子，到時候選進來的女人就算明面上身家清白，可誰又能保證暗地裡梁王伸不上手？」

寥寥數語倒把袁太后問住了，她看著蕭逸那張年輕的臉，一時語噎。

蕭逸坐直了身子，溫聲道：「母后放心，朝堂、後宮都在朕的掌握之中，朕會妥善處置的。」

話既至此，袁太后也沒有話可說了，她氣勢洶洶而來，從皇帝那裡碰了一頭軟釘

子，出宣室殿時猶憤懣難消，見高顯仁端著拂塵在廊簷下，命人把他揪了過來。

「哀家問你，陛下是怎麼受傷的？」

高顯仁跪著，眼珠轉了轉，恭順道：「陛下不小心撞在了桌角上……」

袁太后當即揚了巴掌，要朝高顯仁的腦門拍下去，卻被身後的宮女慌忙攔住。那是祈康殿的掌事宮女翠蘊，亦是袁太后的心腹，她一邊緊抱住袁太后的胳膊，一邊低聲道：「太后三思。」

袁太后在綾羅闊袖下的手臂不停顫抖，過了好一會才攥緊了拳，慢慢收回來，恨恨地瞪了高顯仁一眼，揚長而去。

高顯仁恭恭敬敬地跪送，到太后的鳳輦走遠了，才在御前內侍的攙扶下起來。他抹了把額間虛汗，心道：太后知陛下受了傷便是這副模樣，若是知道了事情全貌，只怕是要氣暈過去了。

蕭逸頭上的不過是皮肉傷，但最關鍵的根本不是這個，而是那碟摻了劇毒的榛子糕。

陛下受傷，高顯仁是最先衝進內殿的，他親眼看著陛下捂著額頭歪倒之際，把那隻誤食御膳、無辜枉死的兔子捲進了袖子裡。

回了宣室殿，趁著太醫還沒來，特意交代他把那碟榛子糕和死兔子都處理了，又命令這件事不准漏出去分毫。

高顯仁歎了口氣，他是越來越看不懂陛下了，人家幽王烽火戲諸侯，好歹拿的是自家江山陪美人玩樂，他倒好，捨命陪美人，只是不知那美人領不領情……

第二章 入宮的原因

楚璿等在偏殿裡，過了好一會兒，正殿那邊傳來信，說袁太后已經擺駕回宮了。花蕊湊到她跟前，悄悄地說：「袁太后走了，應是不會再追究娘娘了吧？」

楚璿那張美豔的臉上沒有什麼表情，淺色的瞳眸顯得過分清冷，淡淡掃了眼這一臉稚氣的小丫頭。

這是梁王剛派人送到她身邊的，正是豆蔻好年華，一雙眸子晶瑩剔透，彷彿能一眼看到底，像極了三年前還未進宮時的她。

楚璿自小便覺得自己從出身到稟賦都不過爾爾，母親只是梁王的義女，因得了幾分垂愛而入宗譜，有個郡主的名號。

她從一出生就被養在梁王府，權傾朝野的梁王是她的外公，還有幾個甚是能幹的舅舅，這在外人眼裡是頂尊貴風光的，可她從很小的時候就知道，這些都是虛的，是靠不住的。

那什麼能靠得住呢？

美貌！

三年前，也是這樣一個豔陽高照的日子，她的外公親口對她說，女人的美貌是最鋒銳的利器，若是運用得好，能翻天、能覆地、能魅惑君王、能禍亂朝綱。

她踱到銅鏡前，裡面映出一張極美的容顏。

楚璿所擁有的一切盡是平庸的，不值一提的，可唯有這張臉，哪怕她站在最苛刻的角度也挑剔不出絲毫，所以外公讓她當西施。

「妳要使出渾身解數，勾得皇帝陛下流連於溫柔鄉，讓他沉湎於美色，再也無心政事，這樣，妳就是幫了外公，幫了妳的父母，也是幫了妳自己。」

那時楚璿很怕，視線飄忽躲閃，坐在暖融融的秋光裡，卻像一隻受了驚嚇的麋鹿，驚慌失措，無所依從，也看不清自己的前路在哪裡。

外公俯下身，輕輕抬起她的下頷，「別怕，這世上沒有任何一個男人能禁得住這樣一張臉。」

銅鏡中的女子似乎在笑，楚璿恍然發覺自己在不經意間提起了唇角，勾起了譏誚的弧度。

她或許是讓外公失望了，這三年裡她以溫柔嫵媚侍君王，似乎享盡了萬千恩寵，但終究成不了西施。

蕭逸也不是夫差，他可以予她萬千榮華、予她六宮專寵，卻從未因她而免過一天朝，也從未因她而有過任何行差踏錯。

她親眼看著枕邊人一日日變得成熟內斂、深不可測，明明近在咫尺，可她卻看不懂、摸不透。

在蕭逸身邊待得越久，楚璿越覺得外公太過天真了，一個四歲登基，在四面楚歌裡長大的天子，在詭譎朝局裡遊刃有餘的少年，怎麼可能會是一個能被輕易蠱惑的人？

楚璿還記得，她進宮的那一日，蕭逸牽著她的手緩慢地走進長秋殿，那四周珠光壁影、迤邐奢華，她裝出一副驚訝癡迷的模樣，但其實內心很不耐煩，被蕭逸握著的手心沁了一層薄汗，偏偏他抓得太緊了，想不著痕跡地抽出來都不行。

「這長秋殿是前朝昭儀所居，朕命人重新整理過，殿內有宮女四十二人、內侍二十一人，妳若是缺什麼了只管跟朕說，朕讓高顯仁再給妳添置。」

楚璿梨渦一凹，笑容甜甜，乖巧柔順地靠在蕭逸身邊，輕輕點了點頭，但蕭逸只看了她一眼便將視線移開了。

「可有一點，這殿雖時常修葺，但畢竟年歲久了，磚瓦花草多少有些靈氣，到了夜裡可能會有些古怪，不過妳只管睡就是，殿中人多，牠們不敢出來作祟。」一聽這話，楚璿睜大了眼。

蕭逸撫了撫玳瑁床上的幔帳，淡然道：「那個曾經住在這裡的昭儀是個短命的，聽說還不是好死，那之後經常有人見到空無一人的殿中閃著詭異光芒，走到近前，似乎還能聽見裡面有人在哭。」

楚璿只覺有股涼意順著脊背往上鑽，不由得哆嗦了一下。

蕭逸低頭看了看自己掌間細軟的小手，粉嫩嫩的指尖輕輕蜷起，不時的顫一顫、抖一抖，他強忍著笑，繼續道：「不過不用怕，聽說那昭儀生前最喜歡年輕貌美的女孩，她見到璿兒定會高興的，說不準夜半三更還會出來跟妳說說話，和妳交流一下深宮內帷的生活感悟。」

楚璿猛地甩開蕭逸的手，飛奔到柱後，抱著柱子，顫聲道：「我不要住在這，我要回家！」

蕭逸見她這副模樣，不禁哈哈大笑，一邊笑，一邊跑到柱子後面來拉她。

那時楚璿年紀尚幼，才剛剛過了十四歲的生辰，稚氣未脫、身量纖纖，細胳膊細腿的，好像稍稍用力就能掰斷，可這般柔弱的她偏偏有一股蠻力，胳膊緊勾著柱子就是不撒。

蕭逸強拉不過，又恐傷了她，無奈地歎了口氣，柔聲道：「璿兒，朕騙妳的，根本沒有什麼鬼昭儀，這世上哪有鬼神？」

楚璿被嚇得不輕，白皙如玉的面上還掛著淺淺的淚痕，半分膽怯、半分驚疑地從柱子後探出腦袋，看向蕭逸，抽噎道：「陛下為何要騙我？」

蕭逸摸了摸她鬢角柔潤的秀髮，慢聲道：「朕是覺得妳裝得太累了，所以想逗逗妳。」

楚璿望著他那雙深若幽潭、閃動著熠熠明光的眸子，突然生出幾分難堪、幾分鬱悶，彷彿用盡心思偽裝出來的精盔亮甲被人家一眼就全看穿了。

有時她想，或許蕭逸心裡一直都是清楚的，她是為何而來、有何圖謀，只是樂得陪她演這場戲。

若是這樣，那這三年的鼎盛韶華，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麼呢？

楚璿伸手撫摸著銅鏡光滑的表面，絲絲涼意順著掌心沁入肌理，她搖了搖頭，寬慰自己，或許是因為父親的事讓她太過憂慮了，所以總愛胡思亂想。

正這樣想著，高顯仁推開門進來，朝楚璿深深一揖，恭聲道：「娘娘，陛下要見您。」

蕭逸腦袋纏了厚厚的布巾，給他纏布巾的大醫顯然使出了吃奶的力氣，把皇帝陛下的額頭都勒得變了形。

楚璿進去時，蕭逸正對著銅鏡左照右照，秀眉微蹙、嘴角輕耷，顯然對這個裝扮不是很滿意。

聽見腳步聲，他放下銅鏡看向楚璿，微微一笑，朝她招了招手，讓她過來。

楚璿熟悉蕭逸的所有表情，一觸到那溫柔似水的笑意，立馬跳出去兩丈遠，找了個柱子抱著，可憐巴巴地說：「陛下，臣妾不是故意的。」

蕭逸鳳眸彎彎，笑容愈加友善，「朕沒說妳是故意的啊，朕就是讓妳過來。」

楚璿瑟縮了一下，像是驚獸，滿面的猶豫懷疑，怯怯地往柱子後面縮了縮。

蕭逸定定地看了她一會兒，霍地站起身，跑到柱子後面來抓她，「都三年了，妳怎麼還遇上點事就愛往柱子後面躲，這毛病什麼時候能改？」

楚璿這習慣有三年了，三年裡，蕭逸抓她也抓出經驗了，身形俐落，著手快狠準，捏著她的腕子就往外拖，拖到繡榻上壓倒，俯身讓她看自己的額頭。

「看看妳幹的好事，朕這要是留了疤、毀了容，妳說怎麼辦？」

楚璿默默地向後挪了挪身子，像縮殼的烏龜，伸出一點點脖子，嚥了口唾沫，輕輕道：「我覺得……這麼點傷，想留疤應該挺困難的……」

蕭逸冷冷瞪著她。

楚璿忙道：「陛下想怎麼樣？」

蕭逸緊緊地將楚璿盯住，騰出手朝侍立在側的高顯仁擺了擺。

高顯仁會意，躬身退了出去，隨手把殿門關了。

殿外內侍見高顯仁出來，忙湊上來問：「陛下這是要幹什麼？」

高顯仁隨口道：「這都看不出來？陛下要訛娘娘……」他戛然噤聲，輕輕拍了拍自己的嘴，朝著眼巴巴望他的一群徒子徒孫，頗為嚴肅道：「陛下要跟娘娘講道理，咱們陛下是最講道理的人。」

「講道理」的皇帝陛下撫著下頷嚴肅地思索了一番，而後很是溫和寬縱地看了看楚璿，好脾氣道：「朕是個講道理的人，妳也不是故意的，朕也不至於拿起那個漆盤往妳頭上也來這麼一下，妳說是不是？」

楚璿搗蒜似的不住點頭。

蕭逸的聲音更加柔和，「可是朕也確實傷得不輕，這頭一陣陣發暈，接下來的生活應該還是會很受影響的。」

楚璿，「……」你用膳穿衣都有人伺候，只要不是一盤子拍傻了，能影響個什麼？蕭逸無視她的白眼，繼續說：「這麼樣吧，妳就留在宣室殿裡貼身伺候朕，平常給朕端個茶、倒個水、換個藥什麼的，等朕傷好了妳再回去。」

楚璿默然無語，半晌後，她仰了頭，兢兢翼翼地看向蕭逸，道：「陛下還是拿起那個漆盤，朝我頭上也來這麼一下吧。」

大周宗法規制森嚴，後宮不得干政，她一個嬪妃要是住進了這君王理政、召見群臣的宣室殿，不消幾日，只怕朝堂上的風言風語就能將她淹了。

因為蕭鳶圈地的事已掀起朝堂的黨派紛爭，她是雲麾將軍蕭鳶的外甥女、是輔政首臣梁王的外孫女，她的父親楚晏更是捲入此案，已在漩渦中間，後宮雖暫時風平浪靜，可不代表她就能置身事外。

楚璿沒瘋，也沒活夠，還不想在這等節骨眼上刨個坑把自己埋了。

因此她拒絕得十分乾脆，任蕭逸如何威逼利誘她就是搖頭。

眼見她油鹽不進，他也不勸了，慢慢地直起身子，慵懶地打了個哈欠，「既然妳不願意，那就算了。」

楚璿撫住胸口，長舒了口氣，然而這口氣還沒舒到底，就聽蕭逸為難道——

「可母后那邊……瞞得了一時，可瞞不了一世，她若是知道了要來找妳麻煩，朕可攔不住。」

楚璿一聽就急了，「太后怎麼會知道？長秋殿的宮人不會亂說話，陛下身邊的人也都是進退有度、守口如瓶的，有誰會去告訴太后？」

蕭逸一臉悠哉地抱著胳膊，一直等著楚璿說完才衝她微微一笑，「自然是有人會去說的。」

楚璿快要哭了，「誰？」

蕭逸道：「朕啊。」他低下頭，嘴唇微揚，下頷弧度優美，眸色溫柔地凝睇著她，頗為委屈道：「妳不肯留在宣室殿照料朕的起居，朕心裡難過死了，朕傷得這麼重，又沒有人照顧、沒有人關心，這般可憐無助，自然要去向母后訴訴苦、撒撒嬌。」

楚璿，「……」這世上怎麼會有如此厚顏無恥之人！

她丹唇緊抿，暗中咬了後槽牙數下，滿含怨氣地看著蕭逸。

殿內懸紗微漾，陽光柔澈，龍涎香霧從綠鯢銅鼎爐蓋的鏤隙裡飄出來，青煙彌散於寢殿的各個角落，盈上衣袖，香氣氤氳。

瞧著楚璿那苦大仇深的模樣，蕭逸倒也不急著催她，只抱著胳膊站在一邊，唇角噙著一縷淡淡的笑意，悠然地看向她。

驀地，楚璿緊握住雙拳，二話不說掉頭就走。

蕭逸看了，不禁一愣，「璿兒，妳去哪兒？」

楚璿頓住腳步，微抬下頷，白皙嬌嫩的面龐滿是凜然之色，頗有些勇士視死如歸的志氣，「回長秋殿！」

瞧著她秀眉間鎖著的那抹煞氣，他心道可別是把這丫頭逼緊了，要破罐子破摔了……

這念頭剛落地，就聽她那過分尖細還夾雜著咬牙「咯咯」聲的嗓音道：「要搬到宣室殿，不得先回去收拾東西嗎？」說罷，她頭也不回地朝殿門走去。

蕭逸一直凝視著她的背影，直到繞過螺屏漸漸遠去，消失在他的視線裡，沉默良久才悠悠然地笑出聲。

這抹笑意彷彿是發自內心的寵溺，牽動眸底暖光融融，似能消冰化雪，直到他讓高顯仁召校事府校尉來見他時，還未全然散去。

本以為並沒有多少隨身物件可帶，在冉冉的細細張羅下，從衣裳、首飾、脂粉再到楚璿平常看的書簡，竟裝了整整三個檀木箱，幾乎要滿溢出來，費了好大勁才蓋上。

宣室殿的內侍躬身站在殿外廊簷下，奉聖命等著搬這幾個箱子。

楚璿坐在屏風後看著花蕊和冉冉領著小宮女們忙前忙後，自己拿了一把薄絹團扇，血紅的穗子順著扇骨墜下，隨著手勁一下一下的搖晃著。

天已經有些冷了，此刻再搖扇子已顯得有些不合時宜，可每當楚璿有心事或煩悶的時候，總覺得要晃起點風來才能讓自己好受些。

她在屏風後默然半晌，突然間出聲，讓殿外的內侍進來。

這幾人都是高顯仁親自調教出來的，容貌清俊、舉止嫺雅，在屏風前跪著，低眉斂目的，看上去倒是清爽。

楚璿思忖片刻，問道：「本宮從宣室殿出來時，見高公公往內直司去了，可是陛下那裡有什麼要緊事？」

內侍交換了一下神色，露出幾許茫然，「奴才只知陛下要召見外臣。」

楚璿詫異道：「可並沒有聽司禮太監宣旨。」

內侍訥訥道：「奴才也不知，大約是祕密召見吧。」

楚璿不由得沉默了，她團扇抵在胸前，眸光暗暗，神色幽深，許久後才道：「你們下去吧，花蕊她們還得收拾呢，別在殿外吹風了，讓郝姑姑領你們去值房喝茶。」

內侍們謝了恩，跟著一個年長些宮女退了出去。

冉冉觀察著楚璿的神色，那些內侍一出去，便找了個藉口屏退左右，關上殿門，和花蕊一起湊到楚璿身側。

冉冉是自幼跟楚璿一起長大的，隨著楚璿陪嫁入宮，一直是她身邊最貼心的心腹，所關心的便只有她的安危與處境，畢竟早晨的事還歷歷在目，如今想起仍舊驚險。

她壓低了聲音道：「御膳是在長秋殿裡被摻進毒的，陛下也是在長秋殿裡險遭不測，這會不會牽累到娘娘和長秋殿的宮人身上？」

楚璿唇角微勾，挑起一抹平靜且篤定的笑容，「不會。」她側身坐在繡榻上，仰頭看一眼侍立在側的花蕊和冉冉，道：「妳們知道當今太后其實並不是陛下的生母嗎？」

兩女面露茫然。

楚璿見狀卻不覺得她們不知道有什麼稀奇，這本就是深宮裡的一段祕事，眾人諱莫如深，若非在進宮前，外公把關於蕭逸的所有瑣事都從邊邊角角裡挖出來說給她聽，她也不會知道。

先帝，也就是蕭逸的父皇膝下子息單薄，在位二十餘年，也只有四個成年的皇子。成嘉二十年的三王之亂，乾王、齊王和康王率軍攻入順貞門，直搗東宮，當時的太子蕭策在戰亂中被殺害，而其餘三王也死在奉旨前去平叛的禁軍刀下。

皇家子嗣凋零，眼見江山難以為繼，恰在此時，閩南節度使上貢了兩名袁氏美女，傳聞生得花容月貌，特別是那位大袁美人，不僅容貌傾城還富有詩書才情，甫一進宮便得到了先帝的寵愛。

大袁美人甚是爭氣，在先帝四十五歲那年又為他生下了一個皇子，這個皇子就是蕭逸。

一切看似臻於圓滿，只可惜天不佑美人，蕭逸的生母死於難產，在他平安降生時便血崩而亡。

後面的事，便是順理成章的，這唯一的皇子在剛滿周歲時便被立為太子，一直到三年後，先帝駕崩，蕭逸繼位，認了自己生母的妹妹小袁美人為養母，奉為太后。這件事之所以成為宮闈深處不能喧之於口的祕辛，大約還是跟蕭家的祖制有關。蕭家祖制，凡膝下無所出的妃嬪，在君王駕崩後都應殉葬。

而那位小袁美人既非正宮又膝下空懸，非但沒有殉葬，反而成了天子養母，躍升太后寶座，多少有些難以解釋，為了周全皇家聲名、維護蕭氏宗法祖規的尊嚴，漸漸的，便沒有人會去提蕭逸生母的事。

隨著歲月流逝，舊塵去，新人來，也都只當當今太后便是天子之母。

第三章 宮闈祕事

在這一段宮闈舊事裡，看似沒有出現楚璿的外公、梁王蕭道宣的身影，但實則總與他緊密相關。

梁王是先帝一母同胞的弟弟，只比先帝小了兩歲，傳聞當年太宗皇帝是比較屬意梁王為太子的，但礙於長幼之序才作罷。

坊間總有傳言，當年的兄弟鬩牆是梁王一手策劃，旨在除掉先帝的所有皇子，如

此在皇位的傳承上便能兄終弟及。

只可惜，蕭逸降生了。

三王之亂後，先帝的身體已經不行了，但誰都沒有想到還能有皇子降生，這大概是個意外，是個讓梁王恨得目欲充血的意外。

種種機緣下，導致蕭逸雖然年紀輕，但輩分卻高，皇族中凡是與他同輩的，都至少比他大了二十歲，而與他年歲相仿的都矮他一輩。

楚璿就是這樣，她的母親是梁王的義女，若是認真論起輩分來，她該喚蕭逸一聲舅舅。

當年她還沒進宮時，蕭逸偶爾駕臨梁王府，便愛逗她多喚他幾聲舅舅。

楚璿寄人籬下慣了，也沒什麼脾氣，他讓她怎麼叫就怎麼叫，只是突然有一天，蕭逸不高興她叫他舅舅了，非犟犟扭扭地說他也沒大她幾歲，總叫舅舅好似要把他叫老了。

當時楚璿還有些鄙夷地看他，心道也不知從前那一本正經教育她「輩分歸輩分，年紀歸年紀」的人是哪個二傻子……

這些往事一旦要翻出來正經八百地追憶，便如飛簷瓦鉤裡的碎花積雨，淅淅瀝瀝總也落不盡。

楚璿撿了要緊的幾件往事說給花蕊和冉冉聽，聽完之後兩人還是一臉茫然。

她看在眼裡，加快了語速，開始切入正題，「成嘉二十一年，也就是那兩位袁美人進宮的第二年，宮裡發生了一件要緊事。先帝駕臨大袁美人的清涼殿，依照往常要在那裡用膳，但內直司的內侍卻在御膳裡驗出了劇毒。」

冉冉倒吸了口涼氣，前後二十年的事件好似詭異的重合了，即便中間隔著漫長的時光，即便伊人早已逝，她還是不由得要為那位大袁美人捏一把冷汗。

「先帝大怒，命人封了清涼殿，將大袁美人軟禁於內，並將清涼殿所有宮人押去內直司嚴刑拷問，這中間無辜枉死、屈死者無數，大袁美人更是受盡了委屈。最後事情真相查明，無外乎是後宮的爭寵、陷害那一套，大袁美人完全是受人算計，好生可憐。」

「這是先帝的不察，闔宮都想掩蓋過去，自然沒有人為那些無辜死去的宮人做主，陛下登基後數年，機緣巧合得知了這一段往事，特意命人翻出當年清涼殿舊宮人的名冊，從內庫撥了一筆銀子，優撫那些宮人的家人，這件事才正式揭過去。」楚璿仰頭看向她們兩個，美眸瑩澈，「現在妳們知道了吧？咱們陛下以先人之過為警，哀其生母的遭遇，是不會讓悲劇在他的手中重演，所以……」她垂斂眉目，沉思道：「這件事不會明著查，也不會不查，陛下會讓校事府暗查。」

校事府是專門為君王刺探機密、監視朝臣的署寮，也只有召見校事府的人，蕭逸才不會命司禮太監宣明旨。

殿中靜謐無聲，楚璿抬頭看向花蕊，「妳還站著幹什麼？我已經說了，陛下會讓校事府暗查長秋殿御膳藏毒一事，梁王讓妳進宮是幹什麼的？」

呆愣愣的花蕊恍然一驚，忙四下翻找紙筆，揮毫欲書。

楚璿看了不禁哭笑不得，「妳要把消息寫在紙上？」

花蕊提著筆，倉惶失措地看向她。

見狀，楚璿一時說不出話來了，這是在蕭逸的眼皮子底下往外送消息，是刀尖舔命的活，外公怎麼會派個這樣的人進來……

她默了片刻，看著這姑娘的稚氣花顏，生出了幾分惻隱之心，耐著性子道：「白紙黑字就是留下證據，一旦被抓住，妳連替自己開脫的餘地都沒有。」

花蕊怔怔的，也不知聽明白了沒有，但終歸是把筆放下了。

她唯唯諾諾地站在一邊，許久才想起來，磕磕絆絆道：「奴婢知道了，謝娘娘提醒。」

楚璿道：「不用謝我，我只是聞夠了血腥味，近日不想再聞了。」

這話一出，剛剛冷靜下來的花蕊倏然睜大了眼睛。

楚璿淡淡地道：「知道妳的上一任是怎麼死的嗎？是用三尺粗的大棍子活活打死的。聽說打了足足一個時辰，人都打扁了，血流了一地，人被拖出去的時候跟張紙片似的。挺漂亮的一個小姑娘，名字也好聽，叫珍姝，說話聲音清脆，是南郡人，會唱吳儂歌謠，還愛黏著我，跟個小尾巴一樣，怎麼也甩不脫。」

楚璿眸光空渺，嘴角噙起淡若煙塵的笑，彷彿陷入美好的追憶中，「我答應她了，再過幾個月就求了外公把她送出去，也給她備了三百兩銀子，做買賣、嫁人都盡夠了，這丫頭是個財迷，還嫌少，磨著我非再要三百兩，說怕在宮裡過慣了好日子，出了宮門受苦。銀子我倒是都給她備好了，可是沒命享。」

聽到這，花蕊打了個哆嗦，怯怯地看向楚璿。

她衝花蕊微微一笑，「別這樣看我，我救不了。陛下邀我去御苑賞菊，我前腳剛出殿門，後腳高顯仁就領著人來了，就放在那院子裡打的，宮人們都得出來看著，看看嘴巴不嚴、洩露天機的人是什麼下場……」

她指向花枝影綽的茜紗窗外，臉色平淡，好似朔風初靜，無波無瀾，「御前的人都手腳麻利，我回來的時候早就料理乾淨了，別說屍首，就連一滴血也沒有見到，可是……那股血腥味太大，還總愛往殿裡鑽，晚上睡覺若是不開窗，我總感覺自己是泡在血池裡，喘不過氣。」

說著，楚璿站起身，瞥了一眼瑟瑟發顫的花蕊，「我跟妳說這些，是希望妳能活得久一些，藏得深一點、裝得像一點，這副如喪考妣的樣子在我面前擺一擺就算了，到了陛下面前，妳只要哪句話、哪個動作有些偏差，他就立馬能將妳看穿。」說罷，她攬過臂袖，不再看花蕊一眼，徑直出了殿門。

天色漸短，酉時剛過宣室殿就燃了燈燭，舒翼若飛的赤金大銅雀上密匝匝鑄了花臺，紅燭插在上面，宛如著了層紅錦，光彩華溢，映亮了一室的珠簾影壁。

楚璿進門時蕭逸正在用膳，一雙箸箸被他使得甚是靈巧，鍍金的象牙箸在他指骨間連翻出好幾個漂亮的筷子花，還能穩穩停在他的指間，再提起去夾碟子裡高顯仁給他佈的菜。

可他一見楚璿來了，立馬就覺得自己不行了，筷子提不動了，頭疼得也坐不穩了，非要靠在楚璿懷裡讓她餵自己吃飯。

楚璿看了看伏在膳桌上佯裝虛弱的皇帝陛下，又看看退在一邊，憋笑憋得渾身顫抖的高顯仁，忍了又忍，終於忍無可忍。

「陛下，我傷了你，我知道自己有錯，你讓我來宣室殿貼身照料你的起居我也來了，可你能不能不要把我當傻子？剛才進門時我都看見了，你拿得動筷子，還能翻花！」說完，她氣衝衝地進了內殿，彎身坐在繡榻上，抱著雙膝，把頭埋在了膝間。

蕭逸和高顯仁面面相覷，好半天沒想起來說什麼。

靜默了一會兒，蕭逸站了起來，拂開幔帳往內殿去，「璿兒，妳餓不餓？出來吃點吧，朕夾給妳，御膳房做了妳喜歡吃的牛髓煲……」

楚璿賭氣似的轉了個身，頭依舊深埋於膝間，就是不肯抬。

蕭逸坐在她身邊，胳膊環過她的肩胛摟住她，柔聲道：「朕惹了妳，朕是個壞蛋，可那牛是頭好牛啊，聽說是隻才幾個月的小公牛，取了整隻牛的骨髓才集了那麼一小碗，妳要是不去吃，那這頭牛可就白死了。」

楚璿抽抽噎噎地抬起頭，瞥了蕭逸一眼，起身出去了。

蕭逸緊跟其後，獻了一頓殷勤，殷勤到高顯仁都不忍直視，靠著牆角不住地歎氣。楚璿在面對蕭逸時看似撒嬌裝嗔，其實暗自拿捏著分寸，也怕過了火會適得其反惹他厭煩，估摸著差不多了，便鬆了勁向他展露笑顏。

可蕭逸是個沒臉沒皮、給點笑容就燦爛的主兒，他眼見楚璿不與他鬧彆扭了，便一刻也等不得，梳洗後拉著她就上榻。

兩人冷戰了半個月，蕭逸睡了半個月的冷榻，只覺胸膛裡有團邪火在熊熊燃著，急需楚璿給他洩一洩……

折騰了一整夜，蕭逸花樣百出，好幾次楚璿都覺得自己怕是要死在他手裡了。

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，這廝該上早朝了，才黏黏糊糊、萬分不捨地把楚璿放回榻上，伏在她耳邊柔聲道：「朕得上朝去了，等朕下了朝再回來陪妳。」

渾身像是遭過重刑的楚璿只要稍稍動一下，便有疼痛鑽心襲來，她僵硬躺著未動，側過頭，咬牙狠瞪了蕭逸一眼，就拉過被子把自己蒙住。

蕭逸卻來了勁，趴在榻前好一頓自作多情，「朕也捨不得妳，可朕是天子啊，身擔社稷、袖攬山河，總有許多無可奈何，朕若是為了妳不早朝，只怕諸多責難就會落在妳身上，說妳是那魅惑君王的紅顏禍水，那可怎麼辦……」

楚璿蒙著被子，心道：煩死了，他怎麼還不滾！

「朕知道妳對朕一往情深，朕也一樣，朕最見不得的就是妳受委屈，所以啊，朕還得去上朝……」

不等他把話說完，楚璿猛地把被子拉下來，飛快截住蕭逸的話頭，「對！陛下要去上朝，快些去吧，讓朝臣等久了不好。」

蕭逸默默凝睇著一臉催促意味的楚璿，滿腔的溫存繾綣驟然冷卻，他頗為憂鬱舔了舔自己的下唇，撫著心口開始顧影自憐，覺得自己好像是個被用完就扔的小可憐……

這美人兒是個天生蠱惑人心的尤物，一旦沾上就讓人捨不得放手，可就是……太

心狠了。

內心走完了一整套戲的皇帝陛下最終還是默默認命，收斂起糾結纏黏的心思，以落在美人唇上的一個深吻結束一整夜的纏綿，整理衣冠出去上朝了。

蕭逸走後，楚璿咬牙切齒地連捶了好幾下床榻。

昨夜她親眼看見，翻雲覆雨之際，蕭逸這混蛋嫌額頭上的布巾礙事自己揭下來了，除了一點點淤青，還有一處已結痂開始癒合的小傷口，那也能叫傷口？小到不貼著額頭看都看不見！

偏偏這混蛋完事了、自己痛快了，還不忘把被他自己扔下床榻的布巾撿回來再纏上，更裝模作樣地摟著她直哼哼，說自己頭疼，大約是傷著要緊處了，可能一年半載都好不了。

意思就是要訛她一年半載唄！

好歹是個皇帝，怎麼能這麼不要臉？

楚璿把頭埋在滑涼柔軟的被衾綢面裡，磨著牙恨恨地思索了一番，心道她要是不給蕭逸點顏色看看，還當她是好欺負的！

初秋的清晨，天色空濛，涼意隨露降，和著濕氣落上衣襟裙袂，只覺濕漉漉、涼恹恹的，讓人的心情好似也跌到了深澗谷底。

別了內殿的滿室香旒、美人溫軟，蕭逸一刻都未耽擱，趕著時辰去了朝堂。

今日朝會要就楚晏一案公議，本來應當在昨日就議出個結果的，可長秋殿的一番波折，免了一天朝，故而拖延到了今日。

蕭逸慢踱過龍尾道上鏤雕的蓮花蟠龍紋，神色冷凝，那碟摻了毒的榛子糕到底是何人的手筆？出現在這種關頭，是巧合還是有意為之？

是誰想要他的命？

司禮太監唱了「陛下駕臨」，殿前文武朝臣端袖叩拜，烏壓壓跪了一地，像是彤雲壓頂，密不透風，迫得人不得不打起精神。

蕭逸長舒了口氣，那校事府的校尉孫玄禮是他一手扶持起來的，但願能管點用。

將這一頁暫且揭過，凝起心神，全力應付朝堂上即將而至的狂風驟雨。

朝堂上的黨派紛爭經年不歇，自蕭逸成年親政後，更有越演越烈之勢。

他稚齡登基，在風雨飄搖的朝局中難以獨掌神器，於是先帝臨終時任命了三個輔政大臣——梁王蕭道宣、尚書令侯恆苑、輔國將軍常景。

野心勃勃的梁王作為宗親之首，手握軍政大權，浸淫朝局數十年，其勢力根深蒂固，在三輔臣中權柄最重，是其他兩人遠不能及的。

尚書令侯恆苑是蕭逸的啟蒙老師，多年來一直忠心耿耿地守衛在他身邊，大周朝廷黨同伐異之風日盛，侯恆苑執掌尚書臺，忠實地履行著其輔弼之臣的職守，堪稱蕭逸身邊第一股肱之臣。

而輔國將軍常景是行伍出身，在世家林立、門閥森嚴的大周，其出身來歷向來為權貴宗親所輕視，猶以梁王派為甚。

常景與梁王勢同水火，這次楚晏的案子會鬧得這麼大，就是常景在背後煽陰風點

鬼火。

雲麾將軍蕭鳶是梁王的次子，手握洛州、宛州十萬兵權，年前突厥犯境，蕭逸封蕭鳶為主帥，率軍前往韶關禦敵。這場仗打了將近一年，蕭鳶不負眾望凱旋歸來，舉朝歡慶。

梁王派正是春風得意的時候，孰料蕭鳶就是個不安分的，平日裡猖狂蠻橫，這次仗著新勝更加肆無忌憚，指使其麾下曲園占民田、逼死佃客，被人告到了大理寺。

恰巧，大理寺卿是蕭鳶的妹夫楚晏，楚晏暗地裡想把這件事壓下去，未曾想到常景早就盯上他了。

蕭鳶在軍中的根基穩固至極，又是梁王的兒子，想要動他絕非易事，但楚晏就不同了，他掌大理寺不過四年，在九卿位上風搖雨晃，這次好不容易抓住這麼個把柄，常景是卯足了勁要把楚晏拉下來。

因為涉及蕭鳶，梁王派投鼠忌器，也不大敢站出來保護楚晏。常景摸準了對方的命脈，指使其黨羽大力彈劾楚晏，逼著蕭逸下旨將其撤職緝拿、等候問罪。

這本是朝堂紛爭，卻與後宮又多了幾分瓜葛。

蕭逸今年二十有一，按理早該立后大婚了，但自他十五歲始，總共定過兩門親，一門是諫議大夫的嫡女，一門是光祿卿的隔房妹妹，都是禮部合過庚帖沒多久，兩家千金就突染急症，早早地香消玉殞了。

宗親之間便多有傳言，說當今這位天子幼年喪父喪母，成年又剋妻，怕是真正的孤家寡人命數，由此，蕭逸的婚事便擱置了下來。

近些日子，常景有意要把自己的女兒常冰綃捧上后位，很費心作了些文章，先是在太后壽宴上讓自己女兒獻繡品，又將女兒譜作的入陣曲送到太樂署令樂師彈奏編舞，一番操作下來，常冰綃聲名大噪，成為朝中呼聲最高的立后人選。

明眼人早早看破，常景之所以死咬著楚晏不放、追著他打，也不全是明面上的恩怨，於私心論，恐怕劍鋒所指是朝著楚貴妃去的。

楚璿入宮三年，盛寵不衰。皇帝陛下屢屢駁回朝臣的立后之請，不免讓人猜測是有將楚貴妃扶正的心思。

那被陛下捧在手心裡寵了三年的貴妃娘娘，要是一朝成了罪臣之女，也幾乎就失去了問鼎后位的資格，自然擋不了常冰綃的路。

朝堂後宮從來都是一脈相連，牽一髮動全身的，蕭逸自小看慣權力鬥爭，心裡早就有數了，他本來覺得，今日朝堂上一切都會順利，常景占了上風，梁王無意戀戰，楚晏一定會被定罪，他只要把控全場，保下楚晏一條性命，完成自己對楚璿的承諾，應當不是難事，但事情的發展全然出乎他的意料。

沉寂多日的梁王一派在朝堂上據理力爭，倒不是求赦免楚晏，而是求將此案延後議斷。

高居御座的蕭逸冷眼觀戰，保持著他在朝堂上深沉寡言的風格，由著他們撕扯爭論，腦子飛快運轉。

延後議斷？為什麼？延後議斷有什麼用？

楚晏袒護蕭鳶，徇私枉法是證據確鑿的事，除非常景半途撤退，不再追著楚晏打，否則早一日與晚一日又有什麼區別？

最終結果是梁王派占了上風，蕭逸也想看看他們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，便順水推舟地准予延後議斷。

朝堂風波暫緩，孫玄禮那邊也有所收穫。

校事府圍繞長秋殿查了整整一日，從內直司調閱了長秋殿所有宮人的名錄，逐一排查，倒真讓他們查出些名堂來。

蕭逸把玩著琥珀釧，唇角挑起一絲玩味的弧度，「哦，梁王又派人進宮了？」

孫玄禮搖頭道：「不是梁王，是輔國將軍常景，長秋殿中有兩個宮女跟輔國將軍有些瓜葛。」

蕭逸面上那淡淡的清淺笑意驟然冷卻，凝成了冰雪機鋒，透出些森然陰鷲的意味。

孫玄禮深躬身，低著頭，不敢碰觸君王那淬閃寒光的視線。

倒是站在一邊的尚書令侯恆苑從容鎮定，沉聲問：「你可查實了？」

孫玄禮朝向溫儒持重的老尚書，彎著腰點頭，言辭甚是謹慎，「下官恐查訪有疏漏，冤枉了常大將軍，特意將長秋殿那兩名宮女的籍冊調了出來，那籍冊雖改動過，但仔細走訪，尋找出處，可以確認是常大將軍田莊裡的佃客之女。」

蕭逸冷聲問：「這兩名宮女在長秋殿裡司何務？」

孫玄禮悄悄抬頭，覷看著皇帝陛下的臉色，道：「主司膳食。」

殿宇驟然安靜下來，周遭流動的氣息彷彿凝滯住了，悶沉沉的。

侯恆苑衝蕭逸道：「此事不能輕易下定論，還得詳查。」

蕭逸望了眼鬚髮盡白的老師，緊繃的面容有所緩和，朝孫玄禮擺了擺手，孫玄禮深躬一揖，退了出去。

侯恆苑總覺得蹊蹺，卻又說不出哪裡欠妥，沉吟片刻，終於道：「陛下當真覺得這件事跟貴妃娘娘無關嗎？」

蕭逸道：「那毒是下在榛子糕裡的，朕七歲那年大病了一場，從那以後就不吃榛子糕了，這件事貴妃知道，若她想謀害朕，不會把毒下在那裡面。」

侯恆苑緘默片刻，再道：「常景沒有謀害陛下的理由，這些年他之所以能平步青雲，在朝中能跟梁王叫板，全都仰賴陛下的暗中扶持，謀害陛下對他沒有半點好處。」

「可是謀害貴妃有。」蕭逸眉眼冷峻，「那碟糕點未必是想要置朕於死地，可一旦事發，貴妃必難逃干係。」他微頓，語意染滿涼意，「這些年朕給他的很多，可他想要的更多，已經不滿足於朕給的，想要自己去拿了。」

侯恆苑知道常景承賴天恩，有些得意忘形，自作主張地想讓自己的女兒為皇后，這件事惹惱了陛下，陛下對他也早有不滿，可如今陛下的心腹大患仍是梁王，與梁王的種種動作相比，常景不過是小打小鬧，根本動搖不了社稷根基。

因此侯恆苑心中那桿秤是微微傾斜向常景的，他在蕭逸的雷霆震怒下，仍然堅持

要召常景到御前問個明白。

「且看一看他的反應，若當真冤枉了他，盡可推到梁王身上，日後他會更加賣力地為陛下對付梁王。」

第四章 貴妃侍疾

等常景一來，得知事情原委，自然忙不迭地喊冤，口口聲聲稱佃客之女的事他一無所知，是有人誣陷他。

他出身武賁，乏有學識，說不出好聽的官話為自己辯駁，只是一個勁地賭咒發誓，一個比一個狠、一個比一個毒，聽得蕭逸直皺眉，盤問他幾句就讓他走了。

從這大老粗嘴裡得不出什麼有用的訊息，不是真與他無關，就是他太會裝了。

蕭逸回內殿時還一直在想這件事，想到小小的一個長秋殿，有梁王想方設法往裡安插細作，而他要千方百計把細作揪出來殺了，兩人的明爭暗鬥彙集於此，現在還加進來一個常景，這長秋殿倒成了他們君臣必爭之地了。

他不由得幽歎一聲，「璿兒啊璿兒，妳這過的到底是什麼樣的日子……」

這一聲歎息綿長哀戚，暗含了無盡的憐惜，楚璿似與他心有靈犀，本正在內殿品著膳房新送來的切鱸，驀地抬頭，正見蕭逸回來了。

他還穿著上朝時大袖曳地的玄衣纁裳，頭戴垂旒冕，走一步路那冕垂下的十二旒珊瑚珠「叮叮噹噹」的響。

楚璿忙嚥下嘴裡的生魚片，提著裙紗跑上前，甚是乖巧地給蕭逸解冠脫外裳。

蕭逸往桌几上掠了一眼，碗碟裡盛著切得齊整的生魚片，魚肉鮮紅，佈著細細血絲脈絡，當即皺眉道：「御膳房哪個吃了豹子膽，敢給妳上切鱸？這天正涼，妳是生怕吃不出毛病嗎？」

楚璿吐了吐舌頭，幽祕一笑，「我讓殿前內侍去膳房傳的旨，說皇帝陛下想吃，他們就做好送來了。」

蕭逸抬手毫不客氣地往她頭上彈了一個栗爆，「朕就沒見過妳這樣的女人，竟愛吃那血淋淋的生魚！」

楚璿吃痛地捂著頭，嘴唇翕動，聲若蚊蚋。

蕭逸換上家常的右衽深衣，挽著袖子，頭也不抬道：「話不出聲，一律當做是在罵朕。」

楚璿捂著頭，咬牙切齒道：「你才見過幾個女人？你又知道別的女人都是什麼樣的！」

這話中隱隱透出的鄙薄、不屑刺痛了蕭逸那高高築起的帝王尊嚴，他熱血上頭，當即口不擇言，「朕富有四海，還愁缺女人嗎？這宮裡三千宮女，只要朕想要，都是朕的女人。」

楚璿冷冷地看著他，攬過袖子轉身，二話不說要走。

蕭逸看著她這副囂張模樣，心道還真是把她慣壞了，再這麼下去非叫她騎到頭上不可。因此雙手掐腰，就是不理，且冷眼看她想怎麼樣。

楚璿也不跟他磨蹭，從置衣架上取了她的雪緞披風，抄起榻邊櫃上擱著的手爐，袖紗翩然若蝶翼，帶倒了一盅鮮水養著的青瓷花瓶……

蕭逸越看越不對勁，忙上前攔住她的去路，怒目瞪視，氣勢冷冽，瞪了好半天才氣鼓鼓道：「可是朕誰都不想要，只想要妳。」

這聽上去是句要低頭示好的情話，可被他說得硬邦邦、冷颼颼的，毫無溫柔情致可言。

楚璿冷睨了他一眼，依舊作勢要走。

蕭逸狠咬了咬牙，也不攔她，歪身直接倒在地上，捂著頭哀叫，「朕頭疼，高顯仁，叫太醫。」

高顯仁眼瞧著這齣戲往越來越詭異的方向發展，一時愣住了，踟躕在原地，暗暗向陛下投去詢問的眼神，希望他能給自己點提示，後面該怎麼配合他演。

可蕭逸根本沒空接他的眼風，兀自沉浸在戲中，演得聲情並茂、渾然忘我，「朕頭疼得厲害，怕是要英年早逝了，你去將母后請過來，朕有遺言要說。」

高顯仁親眼看見楚璿在聽見這句話後臉色大變。

楚璿縮在袖中的手緊攥成拳，顫顫發抖，心想，她乾脆再往他頭上補一板子，直接拍死他算了。

只是他死就死了，卻少不得要連累好些人，這其中肯定包括她的父母，還有她的兄長和妹妹……還有，她入宮三年，至今無所出，他若是駕崩，自己是要殉葬的。那如玉雕琢的纖長素手緩緩鬆開，楚璿把自己的下唇咬出了深深凹陷的齒痕，鏤雕蓮花的銅手爐被她扔了出去，她蹲在蕭逸跟前，柔軟嬌音裡摻雜著牙齒相碰的「咯咯」聲，頗有些磨刀霍霍的森然。

「陛下，臣妾哪裡都不去，你若是頭疼，讓臣妾給你揉一揉吧。」

蕭逸慵懶地抬起眼皮，瞥了她一眼，抬腳踹了一下在旁看戲的高顯仁，叱道：「愣著幹什麼，朕指使不動你了嗎？」

高顯仁默默捂著自己被踹的小腿肚子，慢吞吞地往外走。

楚璿幾乎要把銀牙咬碎，偏還得柔情款款、嬌音綿軟，顯得嗓音越發扭曲，「陛下，你說要如何，臣妾都聽你的。」

蕭逸捂住額頭的手一頓，眸光晶亮地抬頭看她，「都聽朕的？」

楚璿頹然且認命地點頭。

他撫著下頷思索一番，叫住那跟隻烏龜似的、邁著小碎步的高顯仁，並告知這裡沒他什麼事，他可以滾了。

如蒙大赦的高顯仁聽了，腳底打著滑兒地跑了。

「朕受傷了，且這傷是妳弄出來的，妳得有點覺悟，對朕態度好一點，不能動不動就給朕甩臉子，擠對朕。」

蕭逸讓楚璿攙扶著自己起來，一本正經地訓話，「妳不是怕御史揪著後宮不得干政的祖訓，找妳麻煩嗎？朕已對外宣稱，妳住進宣室殿是侍疾來了，既然是侍疾，就得有侍疾的態度，咳……朕渴了，去給朕倒杯水去。」

楚璿把手捏得咯吱響，咬著牙給蕭逸倒了杯溫水過來。

天水青薄釉的瓷甌端到蕭逸跟前，他只懶漫地低瞥了一眼，便將手攔到了身後。

楚璿耐著性子坐到他身邊，摟過他的腰，將瓷甌送到他嘴邊。

茶香清醇，又伴有伊人在側，柔荑白皙如玉雕，滑膩似絲緞，蕭逸的唇不小心碰到了楚璿的手，只覺溫軟如蜜，還帶著淡淡脂粉的香氣，他一時迷醉，沒忍住在她的手背上淺啄一口。

楚璿卻像是被蛇咬了，霍地把手縮回來，杯中茶水跟著濺出幾滴，落在她和蕭逸衣衫上。

她沒好氣地道：「陛下龍體抱恙，竟還有這樣的好興致。」

蕭逸冷睨她一眼，楚璿立刻想起剛才的承諾，一口氣噎在胸口，好半天才提起來，道：「水溫合適嗎？」

蕭逸眼梢帶鉤，漂亮的鳳眸裡流轉過別樣風情，輕輕刮了一下楚璿的臉，捏起她的手放在唇下細細碎碎地親著，語調柔軟，「有點涼……不過，現在合適了。」楚璿任由他親，語氣略有些酸澀，「我在宣室殿裡住著，瞧見陛下身邊有幾個宮女很是貌美，這在身邊伺候，夜間掌燈，紅袖添香，陛下怕是見過不少纖纖玉手了。」

蕭逸親吻的動作略頓，隨即笑開，「朕在氣頭上的話你倒是當了真，你見著哪幾個漂亮，跟高顯仁說一聲，讓他都攆了。」

楚璿淺笑，露出淺淺梨渦，語含愁緒地道：「陛下說的好生輕巧。」

蕭逸將她的手攔回膝上，改箍住她的腰，幽然歎道「璿兒，這裡只有你我兩人，你就不能好好跟朕說話嗎？」

楚璿默了默，道：「思弈說的好生輕巧。」

蕭逸道：「這有什麼不輕巧的？不過是幾個宮女。」

「是啊，只是幾個宮女自然是輕巧的，可若不是宮女呢？思弈早已行過冠禮，立后是遲早的事，依照祖規，必要擇高門賢良女子為后，到時思弈怕就不會這麼輕巧了。」

蕭逸流連於細腰上的手驟然滯住，難怪她今日總是往他身邊的女人上繞，原來在這裡等著。常景個蠢貨，自作主張在立后上作了那麼些文章，到底惹了梁王的注意，要費心思來試探他了。

這樣說來，梁王與楚璿互通過消息了，也就意味著，梁王又成功送了新的細作進長秋殿。

他唇角含著淡若飄絮的笑，眸光幽深地凝著楚璿，上次就因為他殺了那個叫珍珠的女孩，楚璿以她父親的事為由頭跟他吵了一架，順勢把自己關在殿裡半個月，如今若是他再殺一個，也不知會把她刺激成什麼樣……

蕭逸手上用勁，將她鎖進自己懷裡，道：「朕的身邊不需要高門貴女，大周數代君王飽受外戚亂政之苦，朕的皇后只要家世清白即可。」

楚璿腦子裡有根弦，從剛才向蕭逸拋出那個問題時就緊緊繃著，聽到他這樣說，非但沒有覺得輕鬆，反而疑竇叢生。

他答得雲淡風輕，隱有深意，好像是特意說來給她聽，要她轉述給外公的。

她今日費盡心思繞了這麼大一個圈子，難道還是被他一眼看穿了嗎？若真是這樣，那這個人也太可怕了。

楚璿暗自琢磨著，陡覺唇上一緊。

蕭逸抬手撫上她的唇，長著薄繭的指腹一遍又一遍地描摹著她的唇線，輕歎道：「璿兒，妳忘了嗎？朕曾經說過，妳我之間不會有別的女人。」

楚璿倚靠在他的懷裡，姿態柔順，心中譏諂，雲雨時的承諾，纏綿榻席時的誓言，她要是當了真，那就是自鑄鐵環繞頸，只怕到時候怎麼死的都不知道。

可她肯定不能把心裡話說出來，非但不能說，還得裝作深信不疑。

她抬手搭上蕭逸的肩，柔軟闊袖蕩漾著漣漪翩然垂下，宛如她這個人一樣，身若無骨，嬌憨溫順地坐在蕭逸腿上，緊貼在他的身上，嗔道：「好了，思弈不要歎氣，是璿兒的錯，我以後再也不問這樣的問題了，好不好？」

蕭逸垂眸看她，眸中若含著破冰的鑿錐，能一直探到深潭底。

楚璿其實挺害怕被他這樣盯著看的，好像自己是個術法拙劣的小妖，在他的注視下無所遁形，但兩人靠得這樣近，鼻息交纏、體溫相融，她只有硬著頭皮含笑對上。

好在蕭逸沒有在這上面多糾纏，也未見為她的甜言蜜語多高興，只是抱著她看了眼窗外沉沉夜色道：「時辰不早了，我們早些安歇吧。」

他正抬手要去脫她的衣衫，誰料楚璿像條滑溜的魚一樣，「吡溜」一下就從他的懷抱裡掙脫開來，站在他面前，垂眉斂目，神色格外端肅。

「思弈，我仔細想過了，我是來宣室殿侍疾的，侍疾就該有侍疾的樣子，怎能整天懶在龍榻上？這宣室殿裡裡外外那麼多雙眼睛看著，時間久了，豈不要說璿兒恃寵而驕，沒有規矩？」

蕭逸腦子裡一下蹦出個念頭，這是小白兔裝得久了，終於不耐煩，要開始作妖了。他生出幾分興致，似是玩味地凝視著楚璿，問道：「那妳想如何？」

「思弈且睡，璿兒就守在你床前，你夜間若有什麼需要，只管吩咐。」

蕭逸似笑非笑地瞥了她一眼，起身讓她伺候著換寢衣，心道這鬼丫頭一肚子鬼花活，把話說得這麼規矩肅正，他倒不好把她生拉硬拽地往床上摠了。

到底是個皇帝，在愛妃面前還得要點臉面，吃相太猴急了，跟幾輩子沒沾過女人的毛頭小子似的。

且跟她耗，這長夜漫漫，就不信她能一直精神奕奕的不打盹。

存了這個心思，蕭逸慢悠悠地上了床，淺寐了會兒，睜開眼，見那茜紗窗外烏漆漆的，只有零星燭光縈然映上。

周遭靜謐至極，估摸著至少過了子時。

他忙探起身去尋楚璿。

她正蹲在床尾抱著個茶盞「咕咚咕咚」地喝水，見蕭逸醒了，忙蹲著挪到床頭，壓著嗓子問：「思弈有何需要？」

蕭逸揉搓著惺忪睡眼看了看她那雙烏靈淨澈、忽閃忽閃的大眼睛，心道還沒到時候，便沉沉地躺了回去，閉上眼，悶聲道：「沒事，妳接著喝吧。」

這樣一夜折騰了五六回，蕭逸憋著口氣不肯睡沉了，隔幾個時辰就起來看她一次，一直到卯時，太監叫起，這丫頭還是一副精神煥發的模樣趴在他床頭，跟個

吸滿了書生精氣的女鬼似的。

她捏著他的寢衣，輕輕搖晃著他，「思弈，起來了，該上朝了。」

蕭逸一個鯉魚打挺，猛地從床上坐起來，賭氣似的掀開被子，以衣帶風地赤著腳出去了。

Crescent Family